



列子盧重
元注八卷

嘉慶八年江都秦氏開雕



列子先於莊子而書最後出史遷不爲立傳學者遂疑
爲依託以故注南華者不下數十家獨冲虛祇張湛一
注孤行於世唐當塗縣丞殷敬順爲之釋文宋碧虛子
陳_思元補其遺景元序稱曾於潛山得見徐靈府手寫
列子洎盧重元注考新唐書宰相表重元爲盧思道元
孫藏用之弟藏用注老子二卷莊子十二卷重元有夢
書四卷均載藝文志中今並不傳惟重元所注列子自
唐藝文志以下皆不著錄至鄭樵通志焦竑經籍志始
有其目余於南北藏書家訪求盧注十餘年今始得於
金陵道院書凡八卷楊朱一篇注佚其半其書羽翼張

注頗有可採間有徵引皆與古本相合宰相表云重元
仕至司勳郎中今稱通事舍人者就其注書時而標題
也沈汾續仙傳云開元二十三年命中書舍人徐嶠通
事舍人盧重元齎璽書迎張果於常州則知重元奉詔
注書之時正官通事舍人之時也由唐迄今幾及千載
歷代搜竒好古之士網羅放失不遺餘力而盧注未經
采錄夾滌弱侯號稱淹博縹緲什襲又不廣為流通向
非入之道家遁相纂述不幾終遭沉晦耶傳寫日久譌
謬滋多爲之是正文字辨張盧字句之異同補殷陳釋
文所未備其有烏焉魚魯灼然可知者隨加刊正不復

存疑或辭義難通字文牽混仍其舊本未敢以臆爲斷
別加考證以相參檢而已校刻既竣復得歙縣汪君孝
嬰補正數條附錄卷末以竢將來懼蹈班生露才揚已
之虞庶守宣聖多聞闕疑之義云爾嘉慶九年甲子正
月七日江都秦恩復序

叙論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撰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入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畧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案張湛序作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

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
智力理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
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
同於老莊重元以爲黃老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
情智辯其真宗則所諭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
詳其糟粕莫不以大道元遠遙指於太虛之中道體精
微女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空傳於文字至理
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爲詮得意
忘言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之
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

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傍詢萬宇冀有達其元理
將欲濟於含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

言謹尋列子之書輒詮註其宗要竊懷智此

○案此非
字疑誤

欲旨南僮默契於希夷猶元珠於象罔是所願也非敢
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
離也形有生死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不
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若於神用都無
死生神本虛元契真者爲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爲情至
人忘情歸性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真是故墮支
黜聰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不矜愛以損

生不祈名而棄寶故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緣督以爲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求於名
則縱心爲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爲不善耶是知神爲生主
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
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則爲死
功若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殘者降黜約位而說
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
知其道故有而寶真真神無形心智爲用用有染淨凡
聖所以分在染溺者則爲凡居清淨者則爲道道無形

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
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故
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爲生不知神者爲生主約氣以爲
死不知神者爲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感
本溺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
不易逢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此肩萬代有知不殊朝
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
歸本損之又損爲於無爲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
之半矣

列子卷一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天瑞第一

夫羣動之物無不以生為主徒愛其生不知生生之理生化者有形也生生者無象

也有形謂之物無象謂之神迹可用也類乎陰陽論其真也陰陽所不測故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豈非天地之中大靈瑞也故曰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

○案殷敬順釋文作无下同

識者國君

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

不足年饑也嫁者往也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謁請也

先生將何

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

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瞽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

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因物生不為物化故能不

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

不化凡有生則有死為物化者常遷故常生常化常生

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為陰陽所

者皆有形之物也念念遷化不生者疑獨神無方比故

生死無窮故常生常化矣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

獨其道不可窮四時變易不可終也神黃帝書曰谷神

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

之不勤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元者妙而

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視之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

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

不化此神為生之主能生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

化此神為生之主能生物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

者非也神之獨運非物能使若因情子列子曰昔者聖

人曰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以運行之

陽也陰陽氣之所變無質無形天地因之以見生殺也

陰陽易辯神識難明借此以喻彼以為其例然後知神

以制形無以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天地

有其生也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天地

大者也陰陽者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

有神識心性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

明萬物者故曰有太案釋文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

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

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案釋文作埒乾鑿易度作埒淮南子作埒

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

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

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一三五七九陽之數

也極則反一運行無窮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

親下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類是也故

動必有神植物無識無識者為氣所變有神者為識所

遷故云太易太初以至渾淪言氣之漸也其中精粹者

謂之為神神氣精微者為賢為聖神氣雜濁者為凡為愚乃至含生差別則多品矣子列子曰天

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

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

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

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

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

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氣運者能覆載神運者能教化然則天地

生萬物聖人隨狀而用之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

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有形

之始謂之生能生此生者謂之形神能形其形能聲

其聲能色其色能味其味者皆神之功以無制有生

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

形神之形疑衍

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神所運用有始必終形聲色味皆非自辯者也

所以潛運者乃神之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

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

出能沒能元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

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鬼神帝無能知者無能證者若能體證子列子適衛食

於道從○案釋文作徒曰者見百歲髑髏攬蓬○案釋

蓬之省文也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

嘗生未嘗死也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神

其神未嘗生死此過養乎此過歡乎既受其形則歡養種有幾

若蠅為鶉得水為鬣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之衣生於

陵屯則為陵烏陵烏得鬱栖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

螯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

其名曰駒掇駒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

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

黃輓食醯黃輓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督芮督芮生乎腐

蠶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也人血之為野火也

鷄之為鷓鷃之為布穀○案釋文作穀本又作穀穀穀

布穀久復為鷄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

為魚也老韭之為菹○案釋文作莞音官也老踰之為

獲也魚卵之為蟲豈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
 視而生曰鷓純雌其名大罾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
 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
 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案莊子作
算合下句讀久
 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乎種之類也言種有類乎亦互相生
乎設此問者欲明神之所適則為
 生神之所去則為死形無常主神無常形耳神本無期
 形則有疑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
 則為入則為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
 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有所生不能生無影響是也
神而無形動則生有萬類是也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大小雖殊同
歸於盡耳終進乎

不知也進當為盡假設問者言天地有終
盡乎為復不知乎其下自答也道終乎本無

始進乎○案張湛
本有本字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

無形凡有始有終皆本乎無始歸於不有今從太初渾
淪而言之是有始也安得不終乎安得不盡乎

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所言神
之不生

者非本不曾生也萬物所以生羣品所以形皆神之所
 運也以其能生生而即體無生滅耳是非都無形生同

夫太虛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

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案張湛注盡亡也釋文
云畫胡麥切計策也一本

作盡於其終惑於數也有生之物必有終極亦如和氣
萌達草木不得不生而欲令長

生者迷於精神者天之分○案釋文作又當作力大
有之古文漢書楊王孫曰精

骸者天之有骨○案釋文作又當作力大
有之古文漢書楊王孫曰精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

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神

離於形謂之死也歸真宅反乎太清也以太清為真宅者明此形骸而為虛假耳黃帝曰精神

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凡人以形為我緣我則有情情多者愛溺深而

情少者嗜欲薄唯至人無我了識其神凡人不知封人執彌厚令神歸乎真形歸乎地向時之我竟何在耶

自生至終犬化有四夫嬰兒者是非未生乎心也故德厚而志專矣及欲慮充起攻之者

必多衰老烝柔更近於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道命之終極乃休息焉其存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

正也一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

本作故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

於息焉反其極矣近於性則體道惑於情則喪真故舍德之厚比於赤子倦而不作猶為次

馬方之馳競大可知也孔子遊於太案釋文山見榮啟期行乎

邠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

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

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釋文作者保或作縲

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夫大冶鑄金依範成質故神為其範羣形以成男女修短陰陽已定矣何者神運其功形為功報耳形既不能

自了神者未形已知啟期暮年方始為樂是知道之林

晚情滯於形夫子但善其自寬未許其深達至道

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
 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
 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
 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
 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
 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
 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仁者不憂智者不懼
 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少不勤行長
 貴人不達此反以為憂汝亦何怪於我也不勤行長
 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之勤於非分之行競於命外之時求
 知命而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勞妻子適足以
 得此壽

能延人壽命居常待終心無憂戚是以能樂若此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
 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
 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
 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
 生乎知形有代謝神無死生一往一來猶
 朝與暮耳何故營營貪此而懼彼哉子貢聞之不
 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
 得之而不盡者也死此生彼必然之理也林類所言子
 安知者是疑似之言耳故云未盡子
 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
 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畢如也宰
 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

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
 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
 之息也夫生者動用之質也唯死乃能休息耳亦猶太
 陽流光羣物皆動君子徇名小人徇利未嘗休
 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
 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案張湛
 本無夫字言死
 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
 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老子曰歸根曰
 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神之有形一期之報
 迷本執有勞神苦心疲亦極矣唯死也乃歸乎真猶脫
 桎梏而捨負擔也貪生惡死者苟戀乎有曾有人去鄉
 不知歸於本焉而天下不以為非迷者多矣有人去鄉
 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

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案釋文
 作種音重賢世矜巧能修

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

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

與知所去夫棄本逐末勞神苦心順情之與求名逐欲
 之與徇利二者俱失也何厚何薄哉而羣所

謂則舉世為是也凡執所滯則舉世為非矣唯有道者
 知去與焉故莊子云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羊一則
 博塞問一則讀書善惡雖殊亡羊一也苟失道則游方
 之與修學夫何遠哉○案莊子問臧奚事一曰博塞問
 穀奚事一曰讀書盧注博塞問

塞下多一問字當是衍文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

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

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或問貴虛答
 曰無貴吾所

以好虛者非為名也夫虛室生白吉祥止耳唯靜唯虛
 得其居矣若貪求取與神失其安然後名利是非紛競

交湊將何以堪之故虛非我貴耳○案吉祥止耳據莊子當作止事之破礪而後有舞
 仁義者弗能復也吾所言虛是修於未亂耳若使真性情之波蕩故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不能克復矣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
 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
 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
 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
 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夫心識潛運陰陽鼓密移損益盈虛誰能覺悟所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
 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

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
 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
 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
 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
 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
 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天為積氣何處無氣也地
 為積塊何處無塊也塊無所隱氣無所崩○案釋
 日月是氣中有光者汝何憂於崩墜乎漢書藝文志有長盧子九篇盧盧古字通長盧文作盧
 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
 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
 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

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一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積氣積塊以成天地有積有成安得無壞耶但體大難終不可則見若遇其壞時不得不憂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夫天地者物之大者也形體也細者亦一物也有物必壞何用辯之哉且人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去不自知成壞不能了近取諸己且未知能知亦何須用心於天舜問乎烝烝○案釋文作丞謂輔地而憂辯於物外耶

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夫汝我者自他形稱耳非謂神明也俗以己身為我前人為汝欲有其道安可得乎故曰汝身非汝有安得有

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

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

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既不知神明之為道也故假天地以言之天主神用地主形物涉有者委形也體和者生性也應用者委順也

情育者委蛻也汝今行止食息但知強陽之所運而不

也安得不知道乎答曰夫假賓主辯惑豈可元默而已

耶然莊子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是有濟物之才居君極之位者未必能知道處山林之下有獨善之名者未必能

理人是故黃帝即位三十年然後夢華胥之國放勳見乎四子然後宵然汾水之陽舜之未寤亦何足怪之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案釋文作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

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

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夫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

狗既無情於生育豈有心於取與哉小大相吞智愚相役因時以興利力制以徇私動用取與皆為盜也人財

則不爾主守以自供取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

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

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

地萬物不相離也○案張湛本作認認俗字當作但

仇人之事者敗又與而淮南子人間訓非其事者勿仇也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

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天地無私取之無對故無殃也人心有私取之

有情故為盜也。以有私之心，取有私之物，私則有公私。有對得罪何疑？故法者禁人之私，無對無禁也。不害人不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聖人設法教化，不違法者則為公道，違於法者則為私道焉。雖不違法，於公而封於己者，亦為盜也。况違法封己乎？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知公而無私焉，與物同例而不怪者，是天地之德也。若知天地之德，取而無私心者，是不欺乎天，取之不殊於衆人，得之無私，不為盜。若然者，誰為盜耶？誰為不盜耶？唯了神悟道者知之矣。

列子卷一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廿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一葉

列子卷二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黃帝第二

此明忘形養神從元默以發真智始其養也。則遺萬有而內澄心發其智則化含生。以外接物故其初也。則齋心服形不親政事。其末篇也。則贊孔墨以濟人焉。此其大旨。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

口，焦然肌色，疢黥。

○案釋文曰：音每，諸書無此字。埤蒼

也。疢黥亦然也。復謂稷說文無此字。黥俗，黥字。當作儼。楚辭漁父：顏色憔悴，王逸注：儼，儼也。昏然五

情爽惑。舉代之人咸以聲色飲食養其身，唯豐厚者則

樂也。第一篇知神為生主，第二篇欲明道以傷生，故焦然不

養身故先示衆人之所溺，然後漸次而進之。又十有五

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疢

致證于氏注謂不知所生所下
有以字而初死也知肯作之喪
謂不知所生所可成文以字
可不增初則當改為之

黷昏然五情爽惑代謂之君子理人之士也皆勞生苦
而不知役神以喪實去道斯遠矣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

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淫者失於其道也含生

為生不知所生而之死也操仁義者咸知徇名以取

利自私以為能亦不知所以喪神傷生而短死也徇已

則有殊求名喪實約內則俱失方明大道故雙非之也

於是放萬機舍官○案釋文作官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

而間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放萬機者非謂都無

所行也事至而應如四時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不勞焦思以邀虛名不想能於千載欲垂芳

於竹帛耳但冥冥然應用不得已而運之不封崇其身

名不增加其嗜慾不豐厚其滋味不放肆於淫聲齋肅

其心退伏其體三月者一時也孔子曰顏回三月不違

仁是也擇賢才而責成賞罰無私焉是不親政事也

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

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

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師○案張湛本作帥釋文所類切或作師長自然而

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

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

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

熱斫撻無傷痛指擗無疥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

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

躓其步神行而已寄言也齋心服形神與道合則至其

則役神以養生養之失理却成於損也俗以益嗜欲者
為養生適為喪年之本矣故君子養於性小人養於情

養性者無嗜欲保自然不樂生不惡死無向背憎愛無
畏忌自然神行者神合於道也非是別有一國別類之
人耳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黃帝既寤怡○案俗然自
至一言契者交臂相得焉
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
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
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
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
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既寤於道也自不因
外物以得之疲而睡
者冥於理去嗜欲也識神歸性不可以情求也不能以
告若者心澄忘言也凡以數理天下者但成其空名數
極則跡見虛而不能實也上以虛名責於下下以虛名
應於上上下下相蒙積虛以為理欲求純素其可得乎夫
道者神契理合應物以真非偏善於小能不暴怒於小
過如春之布萬物皆生俗易風移自然而化不知所以

化不覺所以成故百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案釋文
姓思之不知其極也百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案釋文

曰姑射國在海中西南環之從國南水行百里曰姑射

之山又西南行三百八十里曰姑射山凡兩見東山經云盧其

海上也言遙望諸姑射山海經凡兩見東山經云盧其

山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山無草木多水又南水

行三百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又南三

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有海內北經云列姑射

在海河洲中郭璞注山名也山有神人河洲在海中河

水所經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經又曰姑射國在

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考東山經之姑射在臨汾

縣見隋書地理志即今平陽府西之九孔山左右前後

並無所謂南北姑射者則東山經之北姑射南姑射二

條當在海內北經西南山環之之下敬順所引山海經

乃唐時之本且言諸姑射山行列在海河之間解列字
之義尤為明據又云此章與山海經畧同據此則列子
之吸風飲露云云山海經皆有之今本之脫落錯簡從
可知矣後人因莊子有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之文遂
以為臨汾之姑射畢氏校刊山海經於海內北經列姑

射條下謂姑射在山西郭注誤引莊子殊不知莊子藐
 姑射之山有神人云云與列子之說同其為海中之列
 姑射無疑至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乃臨汾
 之姑射山非列姑射山也上文絕不相蒙處以景純
 為誤其未之深考歟莊子列作藐陸釋文引簡文云山
 邈遠也二山之名混淆已久恐誤後學故詳識於此山
 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不俚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為之使不施不
 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
 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
 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此言神之合道也故
 假以方外之中託以
 神人之目不因五穀以為養吐納真氣以為全心如澄
 水無波浪之能鼓形如處女無思慮之所營喜怒不入
 其襟是非不干其用無求無欲同天地之不能靈證之
 施正陰陽之生育萬物所不能撓鬼神所不能靈證之

真其功也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
 若此也夫神之滯於有則百骸俱破神之契乎真則五根
 而歸俱通也有通則無遠不鑿無破則乘風而行被羽

服以往來託鱗毛以騰躍者故為常尹生聞之從列子
 理也非謂其尚奇也而此寓言者也

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
 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

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案釋文作有
 戴一本作戴

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

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案釋文音
 居姬居聲相

近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昔汝去也吾將謂汝達吾
 道今汝之懟憾而來知汝

之鄙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

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專一而不離恭

之形觀吾五年之後心庚○案釋文音念是非口庚言

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已三年之後專於定也顧眄而

矣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

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審之而後言欲是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

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

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後言縱橫者也縱心而言皆合

斯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用其所能各

任之而无心故云无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

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案釋文作幹殼竟不知

風乘我邪我乘風乎神凝者不動也形骸也形骸忘於所

之神念離於所著則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

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

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列子所以乘風者為能忘其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

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也若其形骸之不

忘則一節之重將地所不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

能載何暇乘風而凌虛哉○案釋文一本作室易闡其無人陸釋文孟蹈火不

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

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言至人潛行積德非本

不熱登高不慄乎以明純氣出乎性守神以合道姬魚

則能至於此故曰至人也豈智巧果敢所能得耶

○案釋文音吾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

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凡有形者皆物也物皆是

色亦何後何先耶而自貴賤物者情感之甚也會則物

忘形守神習靜以生慧者然後能通神明者也

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

正焉忘形守神造乎不形也寶真合道者止乎无所彼

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

始至人者言无失德也故不淫其度矣行无失迹也壹

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性不雜亂唯真

而通於萬物之性命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案釋文物

奚自入焉寶道則性全去情則无卻无夫醉者之墜於

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

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

忤○案別本作還莊子通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

是而况得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夫醉

神非合於道也但為酒所全者憂懼不入於天府也列禦

寇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

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引滿而置水於其

一箭猶如泥木象人也志審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

射乎

恃其能而安其形審其當耳非謂忘形遺物而以神運者也

於是無人遂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

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登高履危而懼若此者憂其身惜其生也曾不知有

其形者適足以傷其生忘其形者適所以成其生禦寇

但善於射者非合於道也若忘形全神無累於天下者

乃不射也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下潛黃泉揮

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

○案釋文音荀何承天纂要云吳人呼瞬

目為恂目復目之志爾於中也殆

○案釋文一本作始

謂恂當作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

盧本作始與矣夫夫至道之人自得於天地之間神氣

張湛本不同矣夫夫至道之人自得於天地之間神氣

若此豈近乎道者耶汝於是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

終始初習耳未能得其妙也

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

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

○案釋文說文字林並作肥又

脆脆俗作脆肥當作肥故釋文云字從色

其省多肉之肥字古作肥

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疆弱相凌雖

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

者顧眄之深也偏肥者毀謗之厚也士因其談以為榮

辱故遊其門者比於晉朝而子華使令門客恣其言辯

無所迴避人相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

於田更

○案釋文作更音西口切三老五

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

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

存者亡毀之也亡者存譽之也富者貧奪之也貧者富施之也

而商工開下里不達

商工開先寤於飢寒潛於牖北聽

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工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眦之既而狎侮欺詒攬揆揆亡所不爲商工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僊於戲笑撫弄輕忽之極者也狎侮者輕近之也欺詒者狂妄之也攬者觸撥之也揆者違拒之也遂與商工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以愚侮之衆故商工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骹骨無礪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案張湛本作隈釋文一本作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工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

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工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從臺而下若飛馬入水取珠若陸馬入火往來無所傷焉子華門人咸以爲神而有道此見欺怒而不愠者必以我商工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等聾盲之輩敢問其道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

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
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
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
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老子曰大
智若愚者似之而非也但一志無他慮能頓忘其形骸
者則死生憂懼不能入况泯然與道合寶神以會真智
周於宇宙功備羣有者復何得一二論之自此之後范
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
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
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
水火而已哉商工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

子識之

乞兒馬醫皆下人也遇之不敢

輕夫子言其至信之感理盡矣周宣王之牧正

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
鷓鴣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
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今毛工園傳之梁鴛
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
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
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
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
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

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

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

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

使然也夫形質各有殊神氣則不異也故莊子云視其

人以神會之也則肝膽楚越視其同也則萬物一體矣至

而不迂故猛獸可養海鷗可狎也夫禽獸之入深山幽

谷者欲全其身遠人害也苟無其虞則園庭之與山林夫何異哉

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

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

未嘗見舟而設案莊子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

何謂也善操舟者能學之也善游浮者串習之也至于

没人未嘗見舟而得者斯乃神會彼不能達

仲尼曰譖案釋文作譖音衣與譖同吾與若玩其文也

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

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案

張湛本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樞案釋文樞探也莊子者巧以鈎樞者憚以

黃金樞者昏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

內見操舟可學者玩其文也若會其真者彼則視水如

者但見其巧中而不憚於失瓦也若以鈎投物則不專

於巧中更恐失鈎之拙也若以黃金為投者不敢祈中

惟懼失金之損矣是知向時之妙忘於外物今時之懼

案拱內莊子作內拙釋文本作拙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

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

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

行歌而游於塘下○案張湛本作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

蹈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

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

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

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

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

也夫生於陵而安於陵生於水而安於水習以為常故

曰始乎故也長乎性也習其故安其性忽然神會以

成其命得之不自知也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契乎神道也仲尼適楚出於林

中見痾僂者承蜩○案釋文作鼃音條一本作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

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

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

也吾處也若檠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案枝字下別本有雖字

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

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言初學累丸也未嘗得之習

之不已乃至累五而不墜者何耶我身如檠株臂如枯木心一志定都無異思雖萬物之多而知在蜩翼何為

而有不
得耶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僕

丈人之謂乎專心不雜乃凝於神會也夫子以其未文

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

其上言夫子之徒皆縫掖之士用仁義以教化於天下

使天下紛然尚名利役智慮而蕩失其真勞其神

明者何知問此道耶汝垂文字於後代者復欲以言海

智之辯將吾此道載之於文字然○案然字疑作馬海

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

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

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

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夫神會可以理通非以情

則萬類無間然後知審精微也同萬物者在於神會

同羣有者在於情滅欲獨矜其心智則去道遠矣趙

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

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

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

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

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

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

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

物物無得傷闔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

奚不為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

暇矣

前章言游水之不礙此章明火石之不傷言人之

以辯之其內忘已形外忘於物不知石之所以礙火之
所以傷文侯不曉而與問子夏素知而善答故文侯重
質子既能知者何不為之耶子夏曰我但知而說之則
有餘也若行而證之者商則未冠之能○案未知之能
知衍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
為者也文侯大說言夫子能而不為者方以仁義禮節
君臣之道以救哀俗耳不獨善其身
以羣鳥獸焉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
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子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
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
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
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列子見鄭巫而心
醉以其能知生死

禍福將以道盡於此壺子曰吾與汝且亡其文跡都
未盡其實理也汝豈得吾道歟夫澄神寂慮如衆雌也
動用成功若雄也汝方息事以靜心安得無雄而求卵
耶乃欲以至道與俗巫相敵則汝之深信故鬼物知汝
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
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霑衾○案莊
子作襟以告壺子壺

子曰向○案莊
子作鄉吾示之以地文萌○案張湛本作
罪莊子作萌乎不

詭○案莊子作震據注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夫
神○案文詭字盧本作振之靈能知人之動用之心耳有所繫鬼便知也壺子
色存乎濕灰心著乎土壤萌然無慮故曰天文振動則
為生止靜則冥寂故曰不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不止也○案天文當作地文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

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有權而不用為杜也若天之覆而未見其嘗功自下而升為名實未入故云有生矣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不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

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案莊子作勝郭注曰勝負莫得措其間

也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案莊子作桓之潘案莊子為

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

之潘為淵洑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

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心運於太冲之氣漠然無跡蕩然有形而轉運

不常若水之變動殊名未嘗離乎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

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

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案猗移

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案莊子作弟陸釋文徐音頽丈回反靡因以

為波流故逃也絕思離念入於無為至虛而無形不見其相貌如草之靡如波之流淼然汎然

非神巫之所識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

其妻爨食豨案莊子作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

獨以其形立份案莊子作紛然而封戎案莊子作哉釋文一本作戎音哉壹

以是終忘是非等貴賤齊物我息外緣子列子之齊中

列子卷二 石研齋

道而反遇伯昏瞽人伯昏瞽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
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瞽人曰若是則
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
人輕乎貴老而整○案即說文整字或作壘見玉篇其所患夫漿人特
為食羹之貨○案張湛本貨下有無字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
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
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瞽人曰
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見威儀以示人故人輕死以尊敬將恐人主之
勞於事也必委以責功食祿增憂所以驚懼耳伯昏曰
汝能退身以全真含光以滅跡人將保汝矣何則進善
之心人皆有之多利之地人皆競之中人之性可上可
下知名利之不可強也則進善以自修詩書禮樂事不

易習若退跡守閑灰心滅智也無招招之利得善人之
名故學道之門善惡同趣者君子以澄心小人以誨身
雖不體悟亦從善之益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
既來曾不廢藥乎廢當為發先生既來何不發藥石之言少垂訓耳曰已矣吾
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案張
字下有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汝之退身全行絕學
汝字非汝能召之也若能滅跡混真愚智不顯者人亦不知
保汝矣由是言之汝之行適足為人所保而不能使人
不保而焉用之感也應○案張湛豫出異且必有感也
也本而焉用之感也應○案張湛豫出異且必有感也
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

人毒也若

○案張湛本作莫下同

覺若悟何相孰也

汝用何道感之耶必讚勝

豫之詞而出奇異之教搖鼓汝舌見能於衆物雖靡然順汝有何益耶與汝同居者不攻汝之短但稱汝之長如此適足毒汝之行驕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汝之心有何相成耶

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

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

○案張湛本作楊朱

不答至舍進涓漱巾

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

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

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

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

矣其往也舍

○案張湛本舍字下有者字

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夫真隱之者無

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故楊子之往也人迎送之及聞善而改居者與之爭席矣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汝而此章言楊朱能使人無汝保也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

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

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

行安往而不愛哉

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夫能使人保於我者其不保者心嫉之哉不敢令

物之保已也則天下皆忘其惡矣况逆旅之妾乎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

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

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

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強之與柔二者易知也人所以未知者何即求勝之心多也即遇不如已者未足為強若遇敵於已者則常危矣以此心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常如徒役無時自安若柔者在已下者亦不欲勝之况出乎已者耶人謂不勝而我乃自勝也自勝之况任故未嘗有失也老子曰柔弱勝剛強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君子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積德累仁柔之道也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

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

至智未可幾也夫異物之所親者神也神去則父子之親亦隔矣故居恐怖之夜與生物同字則不懼者神有同也處平常之宅與死屍同室則恐矣神有異也則彼死我生猶是向時之形一安一懼者同

類去而形非親也而人不知含生之物神同形殊以爲
憂畏乃以狀貌同異以爲親疎者惑矣故莊子曰物所
齊有者爲神故神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
爲養生之主也
狼豹羆虎爲前驅鵠鷓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
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
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
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
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
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
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
則相携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

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
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
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
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
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春秋介葛
盧聞牛鳴
知生三牲犧禹朝羣神舜百獸則其事也○案百獸下當脫率舞二字宋有狙公者愛狙
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
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
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

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
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

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含識之物雖同有其神而圓首方足人最爲靈

智耳智之尤者爲聖爲賢才之大者爲君王聖人隨才而任各得其宜無小無大各當其分既無棄人亦無棄物籠之以智紀消○案張湛本作消釋文子爲周宣王

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

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

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恃氣以自矜非必勝

之道也應物疾速如影響者爲物所轉未必自得也疾視盛氣者機心未忘也唯忘形神全死生不知變者斯

乃無敵於外物也惠盜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謦欬疾言曰寡人

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

人惠盜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

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

也惠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

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

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

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

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

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刺不入擊不中也不敢刺不敢擊

二也本無擊之心三也使男女驩然愛利之四也惠益
如此四重取其上者何如耶故宋王傾意欲聞之
對曰孔墨是已此明智以齊物崇教以化人皆道之餘事陟乎德者孔止墨翟無
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
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益
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案釋文寡
人也此崇道以明德垂跡以利人眾徒見孔墨之教傳
也豈知隱道以彰德所以問津不羣於鳥獸此其大
也旨

列子卷二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九葉

列子卷三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周穆王第三

天地成器無所不包以生其神但保其
有曾不知神為形主無制於有聖人所

以養生其本愚者但知養其形約以為生貪生而不
識生之主形謝以為死不知神識之長存迷者為
凡人悟者通聖智惑者多矣故先說
悟者以辯之○案形約上脫末字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
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
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凡

之慮不過嗜慾憂憎名利仁義矣化人今反其真故云
易也化人者應物之身也窮理極智應用無方千變萬
化未始有推露○案當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
極者也

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

饌腥蝼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陋王之宮室腥王之

厨膳臙王之嬪御者明化人不貴聲色滋味及居處也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

功赅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

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媯靡曼

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

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瑩○案即六莖瑩莖古字通九韶晨

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

得已而臨之王不達其意更崇飾之化人猶不釋然明心不在此也○案之字衍文居亡

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

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

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

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

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

數十年不思其國也中天至靈之心也以穆王未能頓忘其嗜慾故化以宮室之盛奪其

所重之心焉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

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

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至極之理即化人所及之處也萬象都盡也何日月江海之可

存衆昏皆除也何光景之能有此俗形所不能止常心所未曾知常戀未忘故請歸也既寤所坐

考澄云光景上脫音響二字
裏按音響二字當在光景下
于本又次序乃合

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

拂○案方言乾物也音費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

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亡攀緣之慮入寂照之方一念之間萬代所不

及至人之域豈更別有方靈故酒未清肴未拂左右見

王之默坐而都無所往來王因坐忘三月不敢問矣○

案聖字誤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冥動哉且曩之所

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斃亡

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夫神之異形此益明矣王但閑習常見故有疑

於斃亡若夫至道之人常亡其形者王大悅不恤國事

復何疑哉神之變化徐疾不可盡言王大悅不恤國事

不樂臣妾肆意遠游莊子之論夫貴道之人遺天下而不顧是猶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

舜也孰肯以物為事乎且聲色嗜慾之溺也豈有道之

所耽翫乎故王大悅其道不恤國事不樂臣妾也遠游

者忘於近習者也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藟○案張湛本作藟釋文作藟即古驪字

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灤○案釋文作犧音義穆天子傳所謂白犧

之馬也主車則造父為御裔裔○案即泰丙見淮南子一作裔裔為右次

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

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案即渠搜國

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

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

水之陽別日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

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

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

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

登假焉擇翹駿棟賢才應用隨方不限華夷之國唯道

所說不崇德以矜用方樂道以通神千載散化而上升

世俗之人以為登遐焉矣○案散字書所無集韻有散

字音奇即古跋老成子○案老釋文作考一本學幻於

字於義難通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

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

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

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

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

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

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夫形氣之

新不住何殊於幻哉故神氣所變者長遠而難知法術

之所造從近而易見乃不知乎難知者為大幻易見者

為小幻耳若知幻化之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

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愔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

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案張湛世莫傳焉精乎

之本審乎生死之源則能變化無方此必然之理子列

也會須心悟體證故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者也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

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熟測之哉覺有八徵

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

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
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
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
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
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夫虛心寂慮反照存神則能通感無礙化被含靈矣人徒
見其用化之跡不識夫通化之本也何者以其道密用
而難知其功成不異於人事故五帝三王人但其智
勇之力不能識其感化而成之者也然覺有八徵夢有
六候者生人之跡不過此矣故為得喪哀樂生死形所
接也正愕思寤喜懼神所交也形所接者咸以為覺神
所交者咸以為夢而覺夢出殊其於化也未始有別知
八徵六候之常化也是則識其所由矣夫知守一體之
神不亂而化之有由則所遇徵候何所驚怛也一體之
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

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燹陰陽俱壯則夢
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
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
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僂者哭神氣
執有則化隨陰陽所感則夢變或曾極而為應或像似
而見跡或從因而表實或反理而未表情若凝理會真
冥神應道者明寂然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
通變憂樂不能入矣
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
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

據考澄改之

夢幾虛語哉

夫六情俱用人以為實意識獨行人以為

呼為真是曾不知覺亦神之運夢亦神之信一不信
一是不達者也若自忘則不夢豈有別理者乎○案此

注疑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
脫誤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
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
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
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
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
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
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
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
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

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故舉此二國之

異而神之可會者未嘗殊也故知神理之契運

周之尹

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

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

精神荒散昔昔

○紫昔與夕聲相近故釋文訓夕夕也

夢爲國君居人民

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

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

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

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

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

呻吟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夫勞形而逸其神者則覺疲而夢安勞神而役形者則覺樂而夢苦神者生之主也而人不知養神以安形形者神之器也而人不知資形以逸神也故形神俱勞兩過其分若勞佚適中者疾並少間矣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矣室人曰若

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夫以爲夢者但妄識耳神識之不審則爲妄夢焉傍聞而取鹿者亦不審也此復爲夢矣得鹿者又

夢而求鹿以經獄官焉其皆不審也妄情同焉故二分
之能了其妄者其唯聖人乎若時無聖人事無的當故
士師之以不了斷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

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
識今闇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
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
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
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
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
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
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

年之疾一朝都除

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

有儒生學有以益其知益其知者是非必辯於目前忘
其有者得喪不入於天府豈占卜醫藥所能痊之哉於
是儒生以多方誘其心是非惑其慮華子於是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是非交馳於胸中故坐忘之道失矣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

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

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

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

臾之忘可復得乎

華子思反真而無從也故怒其妻子以逐儒生也

子貢聞而

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願謂顏回記之

子貢辯學之士進取強學者也故曰此非汝所及也顏
回好學亞聖不違於仁者也故令顏回記之者用明道

於大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有迷罔之疾聞歌以

賢耳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有迷罔之疾聞歌以

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

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夫於

智者人以為慧體道保和者人以為愚夫齊聲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

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

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

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

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

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

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

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

榮汝之糧不若逆歸也榮棄也天下俗士甚多悟道者

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也今欲使

趙競之士正其是非者失道彌遠矣魯之儒生於忘形

保神之道乃迷之甚者也何能曉人之迷爾燕人生於

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

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

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

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

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

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夫人性相近習相遠者各隨其情習所安也生於燕者未離其本也長於楚者安於所習也所歸於本而不之識故偽薄者是人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信者於是生感也反知不實忘情以生慚縱得見真仍以爲薄者是非皆不相了因人以惑其情焉况今之君子咸妄執晉國之城社也寧知養神反本之至道哉

列子卷三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九葉

列子卷四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仲尼第四

此篇言證無爲之道者方可無所不爲世人但見聖人之跡而不知所證之本也學者徒知絕情之始而不知皆濟之用皆失其中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案釋文作夾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

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

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夫樂乎天知乎命而

不憂感者是時濟之道非應用救物之事焉仲尼曰吾昔有此言今則異於昔曩吾脩詩書正

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

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

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

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非詩書禮樂不足以爲治天下之法而世之理論不由

詩書禮樂所能救焉若去其法又無以爲禮之本也此

唯有道者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

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

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草之何爲天知

命之所無可奈何而安其分以不憂者君子之常心也

古之開物成務濟人利俗則不然也不安其樂不任其

知先天下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真樂真知也若然者

故無不樂無不知故能無所不爲矣豈復委任之哉是

以詩書禮樂誠可以助化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

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

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正門弦歌誦書終身不

輟顏生亞聖之道不違聞而得之矣子貢因詩書以爲

智故爲言而失其所宗回重喻之乃悟爲學之益不

知日損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案一本曰

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

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聖人應物而生濟時

用導羣有以示跡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

不顯真以化凡焉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

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

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

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耳目者視聽之器也唯神能

用之若神不在焉則死人之耳目不能視聽矣亢倉子知人之所能故不用耳目為視聽之主矣是命耳見而

目聞耶此乃傳者不曉因妄為說耳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

終願聞之魯侯仍未了此意更以為增加奇異焉固請其道矣亢倉子曰我體合

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夫體既有質而成

執體合於心者不在於形礙而在於封執也故氣之於心雖動而無所執故心合於氣者不在於封執而在於動用

也故氣合於神者不在於動而在於了識也神之於無則妙絕有形故不在於了識而在於冥真矣其有

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

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

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是故有形有音無遠無

都不用四支七竅如明鏡高懸朗然自照豈運其耳目也哉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

尼仲尼笑而不答寄之一笑者得忘言之旨也商大宰見孔子曰

聖者歟孔子曰聖則止何敢然則止博學多識者也商

大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止

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止

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止

弗知將明大道之非跡也代人所詮者徒知其跡耳商

大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

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止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

歟商大宰嘿然心計曰孔止欺我哉夫立跡以崇教明

俗之賢聖耳若夫體大道者覆載如天地化行若四時

不見有可治而不可亂者不假立言而為信者沛然而

澤利萬物哀然而含識皆生蕩蕩難明此為聖者寄之

於方所立言以辯之猶恐未為至也故以疑似而遣言

斯乃太宰所不知子曰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

賢於止也子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止也

子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止也子夏避席

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

仁而不能反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賜能辯而不能訥有進取之能

由能勇而不能怯但知其雄不能守其雌也師能莊而不能同自守

不能同物失於和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

吾而不貳也兼有仁辯嚴勇吾且不與之易况不能兼

貳心矣此論道之大者子列子既師壺止子林友伯昏

瞿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

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來者既多列子亦不知其數

也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

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衆疑有讎怨見不相往來也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

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

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貌全而心至終不耳目

所用知形無所憂惕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

郭子果若欺魄○案釋文字書作欺賴人面醜也賴片

解字曰醜也賴廣韻各匹切與魄音相近通借字也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

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閱簡弟子往見之果若欺魄

不可與接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案別本

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案一作存雄者末行者情未

字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案一作存雄者末行者情未

字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案一作存雄者末行者情未

字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案一作存雄者末行者情未

字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案一作存雄者末行者情未

字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案一作存雄者末行者情未

字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案一作存雄者末行者情未

字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案一作存雄者末行者情未

字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案一作存雄者末行者情未

字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案一作存雄者末行者情未

字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案一作存雄者末行者情未

字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案一作存雄者末行者情未

衍衍然求勝之氣耳子列子之徒駭○案釋文作駭與駭同之反舍咸有疑

色疑其未忘勝負之心子列子曰得無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

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

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

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至知之與意兩俱忘言也若優劣不等則須用

言以導之用無言之言无知之知亦何異乎言之與知

雖然有道自當辯之則未嘗言未嘗不言未嘗知未嘗

不知理正合如此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

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眇而已五年之後心更

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

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

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老子曰大智若愚大辯若訥人徒知言知言之為異不知夫不言不知之為同故黃帝篇中明用無言之為異不言以濟人此篇復重論言明用言之不殊於无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

○案張湛

○案無恒人但樂其

本作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

見吾觀其化此所以異於人 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

据攷證刪補

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案釋文一本作不知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嘗異汝也何者汝知物知物之變遷不知汝之无故但外游而不內觀雖感物而亡身斯為至矣亦何必求備於外游乎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夫形无所適目無注視則物无不視而龍物无不游矣若此游觀者真至游矣乎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

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文摯所醫止於藏府骨肉

俗之心耳不與俗類自以為疾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

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

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

之國凡此眾疾爵賞不能勸形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

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

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莊子曰譽之不加勸毀之

乎榮辱之境也夫契其神而忘其形者則貧富死生人

畜彼此皆過客耳夫何異哉今用心之若此也則君臣

朋友之道廢愛憎喜怒之心絕矣何方能愈之耶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

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

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

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背明而立者反

也向明而望者仰側至道之心也方寸虛者緣執書也

一孔不達者未盡善也夫七竅俱通者寧復以聖智之

道為病耶此病非文摯所能止○案執書疑是勢盡二字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至

常存不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亾常也真常順理隨形

由外物由生而亾不幸也貧有生而亾有所由而常死

者道之常也者亦道也俗聞禮教之道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亾

者亦常者亦常愛生死之身行生死之由死而生幸也居遷謝

節於嗜慾者亦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智以全者道也。用此道而終者常也。俗士役其智以至死，以為濟物之道也。用此道而至死，亦謂之常。眾所樂者，眾為道。眾所安者，眾為常。然則出季梁之死，楊朱望離之道，與世間之道名同而實異也。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眾人且歌，眾人且哭。得全生之理而歸盡者，聖賢至於死者，賢智所以傷也。凡眾人之目將眇者，先睹秋生死歌哭，皆物之常。何知其所至哉？耳將聾者，先聞蚋飛。秦呼蚊，則昏是失明之漸也。耳者，聞耳中蟲飛之漸也。口將爽者，先辨淄澠。余陵反，二水聲是失聰之漸也。案余陵反，上當。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有澠字注脫。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聞則別有所覺，體將僵，仆必先奔馳。心迷至道，在於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執則階是非，所以彰道之所以亡。

於至道矣。故曰：視秋豪之末者，不見太山；聽蚊蚋之音者，不聞雷霆。故莊子曰：膠離朱之目，故天下皆明矣。庾工輸之指，故天下皆巧矣。合儒墨之學，矜是非之名，以為富，記糟粕之跡，以為能，欲反於真，何方可致也。故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聖人所以殷勤於至道也。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修崇道德者，賢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自矜於其同侶，為而欲欺弄。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張湛云：上音颺，字下音癢。字○案今張湛本無此文。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案釋文云：本作籍，側戟切。牢，牲牢也。藉，園也。籍，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

周禮鼈人以時籍魚鼈龜蜃又國語云羅籍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柵李願云牢豕室也柵木欄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籍音柵今莊子本作牢筴籍字各家互異備記於此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嫌其不知本不足與言也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

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止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衆人之所為衆人之所視者皆利名之道動用之跡耳衆人所窺不為者斯乃有道者故學眎者先見之所遊故能無敵天下者力无對也

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輿薪近物也撞鐘巨聲也夫易聞易見自近而及遠也夫善為

生者先養其精神全則無為之功著則外物無不通故
曰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也是以得之於一心成之於
一家故外人不知也○案道字張湛本作家今臣之名
釋文云一本作道於義不長觀盧注亦作家

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
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

者乎我雖不及師之隱晦其迹也豈不猶負其能而自
顯乎夫合大道而化萬物者為有力也故莊子曰

藏山於澤藏舟於壑有力者夜半負之而
趨昧者猶不知也而宣王誤為筋力耳中山公子牟

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之子也封好與賢人
於中山故曰中山公子

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

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

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

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行不因師
獨學無友

辯而不中於理漫衍而无所宗其道能屈人之口不能
服人之心也韓檀莊子云桓團俱為人名聲相近者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

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

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

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

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

矢來注眸子而眦不睫○案釋文本作眦且洽切矢墜地而

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

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眦不睫

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之若一耳後於前者百發如一焉故視

而盡矣故塵不揚於地非是中睫而落也子輿之聞視

之若一也則謂自弦及棚箭相連接不絕如一焉聞注

了於至理非公孫龍之詭妄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

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

心識其意而不識其心皆有指不至凡有所指皆未至

有物不盡若盡則非有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有

影不移移則影變矣新新相髮引千鈞舉重亦猶毛之

折軸積而白馬非馬白以命色馬以命形孤犢未嘗有

母謂之孤犢安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

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

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

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

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於鳴案當作於馬張湛

本作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

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失理而忿者不可堯

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

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

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

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

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案張湛本有大

問大夫三字

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夫貴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恐不益於物若兼亡於天下者

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恐不益於物若兼亡於天下者

則順之而不宰理之於未萌取之不以為尊去之不以

為失如天之運四時成焉如地之載萬物生焉功成事

遂而身退者也故无私焉夫能无私也關尹喜曰在已無

也禪大位而不悵受大位而不辭也

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夫至極者神也微妙

元通深不可極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常在於已而莫知其

若鏡照用而不疲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

不遺於物此養神之至理也

道道不違物不遺故物自違道不違於物也善若道

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

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欲得善為此道者隳支體

則自證也而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

知其所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非有非无瞻之者居

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而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

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有心而求之者自遠於道非道遠

近之也有心无心人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

自異耳道无遠近也

而亡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唯默然而內昭因性而

者必亡其情能亡其情而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

為夫發者起人所不能知更何能為情哉發起人所不

以能為復何能自為情哉惑者變性以為情智者變情

不性其情二語乃易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注也○案聚塊

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夫无為者而无不為也若

兀然如聚塊積塵者雖則

可子未白

石研齋

去情無爲非
至理者也

列子卷四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二葉

列子卷五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湯問第五

夫萬物之情各貴其生不知養其所注生而愛身以喪其生故此篇去形全生以通其情情通性達以契其道也○案注生之注字疑誤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後世必爲古何殊今日問古耶安得无物也由湯以上殷湯曰古爲先然則物始事先更相前後此不可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

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

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

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

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言無安得有極盡耶

謂也體用俱大非虛實無有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

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

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

是也知四方窮之不可盡皆有生死愛惡父母妻子故故

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

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

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夫神道之含萬物也故不窮

地萬物之外我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

昔者女媧氏練○案古鍊字淮南亦作練五色石以補其闕張湛此

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

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

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柱亂常敗德則為折天

人知天道損有餘補不足故三光百川得其大要也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

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

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

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大壑無底者言大道

微至細入於無間者不過水也注其中有五山焉一曰

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

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

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

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

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有形之物生於大道之中而增飾翫好而不知老不

知死動用不住倏往忽來無限數也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

下往還不得暫時焉眼耳鼻舌身為五根隨波流不得

暫止也此舉世皆隨聲色香味染

名利而不得休息乃至忘生輕死以殉仙聖毒之訴之於

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仙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鼈十

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

不動夫形質者神明居也若五根流浪而失所守則仙

聖無所居矣莊子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若

五根漂蕩則隨妄而至死矣一生虛過豈不哀哉故大

聖作法設教以止之五根於是安矣五塵以對之五

識以因之故云十五也因心以辯之故云三而龍伯之

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

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伯者長也龍有力

中之嗜慾矜夸愛貪縱情求以染溺而為鈎負六情以

自適豈徒失其所守乃更毀而用之也案矜夸以下

有脫誤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

子卷五

三

石研齋

喻之大海神識帝憑○案釋文作馮音憤馮憤聲相近張湛注憑大也怒侵滅

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

國人猶數十○案釋文大聖惡夫嗜慾之為害也乃立文作千法以制之因聖智之教行故其

國漸小然神農雖治猶數十丈焉從中州以東四十萬

者蓋人不能滅之但減削而已

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案

經作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

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

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

因雨而生見陽而死苟有嗜慾失其真焉則形巨者與形小長壽者與促齡亦何異也故

知上極神仙下及螻蟻迷真終○案莊子作窮釋髮北失道情慾奔馳其喪一也文一本無髮字

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

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

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

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

皆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觚俞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

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

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

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苟有形聲之礙也則積壤成

聞之不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櫟碧樹而冬生實

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

而化為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使別本

無使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案釋文皆至已字

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

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陰陽所生土地所宜神

是也復何足大形形尸剛反○案張王屋二山方七百

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

九十面山而居懲懲戒也創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

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

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案淮南

作之丘如大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

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

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齷跳往助

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

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

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

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案

一本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

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案釋文一本氏二

作苦作蟻蛾古蟻字

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

隴斷焉此一章興也俗安所習而隨於眾眾所共者則為是焉雖嗜慾所纏從生至死生既流蕩無已

死又不知所之愚者營營於衣食以至終君子營營於

名色以至死咸以為樂天知命自古而然若夫至學之

人必至於求道忘生以契真聞斯行諸不計老少窮生

不聞神或感而自通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然後

形礙之可忘至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

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

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

里焉夫人一以至以祈道則去有以契真若將恃能以求

追末也則喪生以見跡跡之著也鄧大禹曰六合之間

林所以生真之契也正隴所以平也

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

大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

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

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

所通也夫形動之物各有所宜聖人能順其生以通其

豈蓋獨運之自然哉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

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終

者言其極幽極微元默之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

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元默之境無

鳥獸羣動所不至也其中坦然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

列子卷五

六

石研齋

領狀若甌甌頂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

曰神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山中喻心水為慧用蓋神所瀆出者一源分

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無案張湛本作亡釋文音無不悉徧

通乎四支徧乎百體以周形器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

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

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

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

苦百骸九竅應事而用不爭不競不相矜誇含陰含陽隨運而用其道至柔不衣不食衰老所不逐天壽所

不拘上士勤之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

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

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人以氣為生故曰好聲也出入思故云醉也覺慮起

又沐其中故云澤香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

反周室慕其國敝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

乃復周穆王亦曾至其國矣不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

口俱之其國幾剋舉管仲能說其處也故云游遼口欲往而不能得至故曰幾剋舉也

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

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

卒百萬視撫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

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夫俗之君子在於人民禮義章服聲色是尊貴稱情也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

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

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隰朋之所及者不達於此耳夷吾云以我之所聞但恐不

得如所傳耳故云恐不可知之也所審如所傳說往而能到者則世俗聲色富貴何足戀禮義忠良何足顧哉

南國之人被○案釋文作祝誤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

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

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

輒休○案墨子作較沐太平廣記引作較沐新論作軫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案

墨子作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

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案釋文作談人去聲一本作炎

國其親戚死朽○案釋文本作焠墨子作剝其肉而棄之

然後埋其骨廼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

戚死聚柴○案釋文作柴通作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

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夫衆是則爲當衆習則爲常故至當至常人所不辯彼習俗者衆矣寧知其至理哉孔子東游見

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

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

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

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案釋文作愴愴涼涼及其日

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

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聖人之生所貴明道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獨善者養道以全真兼濟者設教以利物若進非全道
退非利生一曲之辯聖人所以未嘗說也夫不決者非
不知也世人有但以問無不知為多聖人以辯之無益而
不辯若有理無理一皆辯之則聖人無益之勞實亦多
矣然則二童之爭也事亦可明何者日之初升光未遠
人居光外見其大焉日之既中光備萬物人居光內見
其質焉亦如遠望燭光更見其大近窺
則焰乃更以小焉物理則然辯之何益均天下之至理
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
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夫理之
至者天
下無不均不待均之然後均也有形之物亦然當理則
自均矣猶如以髮懸重雖微不絕絕者不均均則不絕
世人以為不是不唐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鈎荊蓀
知理之必然也
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
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唐何曰

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
連雙鷁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
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
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
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
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
王曰善夫聖人之理俗也必審萬物之情而設教化以
運之則百姓日用而不知靡然無不應亦猶弱
弓纖繳乘風而振之輕鈎微餌因波而運之則不得
為我所制也道者之養生全真含生靡然以向化則理
天下者亦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
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

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
 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
 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
 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
 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
 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
 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
 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夫
體者無知之物也神識者有知之主也守乎本則真全而合道滯乎質則失性而徇情俗人徒見形之有憎愛不知神之為主宰也今言易其心而各有妻子者瓠巴明心為情主形實無知耳所以道者貴乎養神也瓠巴

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案釋文
一本住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
 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
 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
 敢發手而動弦人知以形習聲不知辯聲運形者神也若心不應器雖成而不精若極聲之能盡形之妙理須神契而心自得也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案釋文作无幾何
 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
 之得於心應乎器然後習其聲以通乎神矣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温風徐
 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

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

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

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

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成性所行

動然而應陰陽之數四時之序水火且不能焚溺況風

雨寒燠之氣哉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況於人乎況於

鬼神乎此之謂也謂之聲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

律而變者不因四時也

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

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

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

去而餘音繞梁欂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

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案一里老幼悲愁

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

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

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案張湛娥之遺聲夫六

用皆能獲通通則妙應無方非獨心識而已故魯公扈

章直言心用瓠巴以下乃從聲通焉案六字當作五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

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

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

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

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

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

吾於何逃聲哉夫聲之所成因而感之心之所起聲則隨之所以五根皆通盡為識心所傳善

於聽者警咳猶知之況復聲成於文周穆王西巡狩越

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

王薦案張湛注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

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

若俱觀之神用之妙豈唯聲哉色香滋味咸越案釋

翼日偃師謁見玉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

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領案張湛本作領殷釋文搖頭也許氏說文解字領

非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

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

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

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玉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

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

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

則足不能步夫內肝膽心肺所以能外為視聽行步神

識運之乃為生物耳苟無神則不能行步神

五根矣今造化之生物亦何異於偃師之所造耶若使

無神自同於草木神苟在也動用何足奇耶木人用偃

師之神故宜類彼生物穆王始悅而歎案釋文一曰

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

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

執規矩夫偃師之精微神合造物班輸之輩但巧也甘蠅

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

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

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妻之機下以目承牽

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

未也夫虛弓下鳥者藝之妙也巧過其師者通於神也

承躡而不動者神定之矣定而未能用故曰猶必○案

未也○案牽挺張湛注機躡也故曰以目承躡必張湛

如著而後告我視審也則見昌以甃懸虱於牖南面而

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

皆止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彀射之貫虱之心而

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視小如

不足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

謀殺飛衛欲摧其能擬過其師法耳欲滅相遇於野二

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

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

焉二矢同道相及而勢盡故墜地而塵不飛於是二子

者微之甚也以棘刺扞之不差審之至也

本作亞次也釋文一本作必非學視而後可以為視也

此用不瞬視小如大視微

如著而後告我昌以甃懸虱於牖南面而

視審也則見昌以甃懸虱於牖南面而

昌以甃懸虱於牖南面而

昌以甃懸虱於牖南面而

昌以甃懸虱於牖南面而

昌以甃懸虱於牖南面而

昌以甃懸虱於牖南面而

昌以甃懸虱於牖南面而

昌以甃懸虱於牖南面而

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

人此所謂神交而意得也非矢之藝故投弓而誓焉神契方傳矣故不得以術告之也造父之師

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

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

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者所以造弓之具也裘者所以扇治之具也老子以為素籥

今之鞞袋也彼以約弓之牀此以扇火之鞞非弓治而弓治必資之也汝先觀吾趣趣如

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

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

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

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立木如足布之如步莊子云側足之外皆去其

土則不能履之者心不定也若御馬者亦如使其足則妙矣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

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

和正度乎胃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

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

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

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

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

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

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

吾術窮矣汝其識之莊生解牛云其骨也有間其刀又也無厚無厚入有間恢恢然有餘

地也言其理則多暇也不視足外之地則其志專志專利運足如其心矣若移之於轡銜易之於馭駿當轍應足何所傾危世人皆求其末而不知其本識真之士必求其本然後用之故射御之末藝猶須合道焉魏黑卵以暱嫌殺止邴章夫以私嫌而殺傷嗜慾而天物者皆世俗之常情非有道之士也止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劔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鏗鏘摧屈而體無痕槌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鷓也來丹之友申他○案一本云一本作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

殷帝之寶劔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天地之物但以威制於三軍若以斷割為功非至精者也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劔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驕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

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

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

歸器珍者則害物深至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

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

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

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案釋文一本予來丹知

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

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

三招我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夫道至之人無

之害亦所不能傷焉故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故物之至

精者亦無傷老子曰其神不傷人是以聖人貴夫知者

何以其不傷也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鍔之劍火浣

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綱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

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

之皓案釋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

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夫金之不能切玉者

能澣於火火不燒者物之異也天地之內萬物之多有

可以理求者亦有非理所及者然則玉雖堅有可刻之

入者自非鐵有必斷之鋒也以及必斷之鋒當可刻之物不

也又動植之類其性不同有因水而火者有因火而

而殺者故火山之鼠得火而生風生之獸得風而活人

約空立魚約水存然則火浣之鱸非紵非麻用火鼠毛

列子卷五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六葉

列子卷六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力命第六

命者必定之分非力不成力者進取之力
非命不就有其命者必資其力有其力者
或副其命亦有力之不能致者无命也恃命而不
力求者候時也信命不信力者失之遠矣信力不
信命者亦非當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
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
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
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
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

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命者天也力者人能運之故曰運命也莊子曰知不可奈何安之若命是力不能運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然歷國應聘而思執鞭之士是不忘力也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

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吾所造皆達汝所造皆窮德之厚薄可見矣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案釋文本或作踽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

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
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
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
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
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
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
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
不識夫固然之理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西門
子求之而遂命也北宮子求之不遂亦命也不知命則
有自矜之色自矜則無憂愧之心得與不得非智愚
非才德也西門子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
者知命之遂不敢恃德也

狐貉之温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

蔭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

也在我也知命則不憂不愧亦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

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寐者言

及其寤也乃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

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

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案釋文忽奉公子糾奔

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

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鈞

小白既立脅案釋文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

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

用能也

言其命之所應用則因交而獲申非是更別有善交用能也然則恃才獲用者命也因交而達者力也非惟天時抑有人謀人力而遂者皆歸於命命之來也鮑叔不得不盡力桓公不得不不用之皆命矣夫

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

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皆命成於力力成於命非有私焉

及管夷吾有病

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

○案張湛本作疾

矣可不諱云

將死不可

諱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

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也潔廉善士也其於
 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
 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
 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
 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忘其高自愧
無德則進善之
 志深矣不如已者哀而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
 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
 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
 則隰朋可不責物之常情是不聞於國也
不求人之小過是不見於家也然則管夷吾
 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

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

由我也夷吾之情非有厚薄此公薦也薦之則為厚不
薦則為薄此皆力也桓公既不用鮑叔鮑叔之

命也用隰朋隰朋之命也使鮑叔無命而夷吾
不施力焉而隰朋無命夷吾雖施力亦無益也鄧析操

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

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

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作法者力也受戮
者命也用其法者

亦力也誅其身者亦命也力其
事者才也才不遇者亦命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

以死而死天福也居可生之時而得其生者為天福也
居可死之時而得其死者亦天福也

如夷吾求生於齊桓之時而得遂其生者信為天福也
如鋤麋之觸槐以取喪不辱君命不傷賢才得遂其死

垂名不朽亦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

居榮泰之地，處崇高之位，是可以生而不得生，如董賢之類是也。居困辱之地，處屯苦之中，是可以死而不得死，如人彘之類是也。

求之，不遂，皆為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

知不能運力，不能成。然後可以。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任命矣。

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案釋文作媚或作魅不能欺。

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若合道成命，天地不能違，聖智

不能干，運用合理，應變如神，鬼魅所不能欺，何況於人事乎？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

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

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

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其子謂醫夫天

命不能識乎人，亦何能覺之耶？天不別加福人，亦不為過而遇病者，此其命也。夫我與汝尚不能知醫與巫，何能知乎？又將歌意我與爾能此疾，我不能疾，巫能之也。○案歌意下注有脫誤。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接，

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案張湛非

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眾醫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

胎氣不足，乳湏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

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矯氏所說之病皆人事之失，關乎力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者也俞氏所說之病與形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

俱生受氣不足不可差也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

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

疾自瘳盧氏所說之病乃由乎神神之所造有功有過形者報神之器也神以制之矣未受於形神以

知之矣神既不足形乃隨之長短美醜質形已定矣生藥石豈能愈之季梁以為神醫修神養德而病自愈

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

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

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

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

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

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若

形報為則無以其私情私情者有貴有愛有賤有薄者也形骸不由情之所厚薄則得之似順違之似反其實

非反非順也亦猶長短好醜豈由情愛所遷耶智算所無可奈何也○案報為為字疑誤老聃語關

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夫不知道者寧知天之所愛惡乎若預迎天意揣度利

害以徇私情不知順理而任命也此章言力不能違命

命不可預知任之則後時力之則違命所以愧夫知道

之修神養真造業之始創力轉命以我乎天者也○案

知道下疑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案釋文

有脫誤貴財字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天父子也

本作為言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憎愛父子也吾惑之年言才

也故云兄弟也壽天貴賤隔懸也故楊子曰古之人有

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

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知其故

皆命也夫日衆人所不知以為自然昏昏昧昧日去信命

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

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真矣慙矣奚去奚就奚

哀奚樂奚為奚不為壽夭者命也是非者理也逆順者

謂之天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

就何哀何樂何所信亡所不信然後至於真道也亦何去何

不為哉此之謂至道也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

若械○案釋文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

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

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

入孰能礙○案釋文作礙之居若死無心也動若械用機關也

情不在乎貌也神遊墨○案方言作嚶音尿默詐佯單

而巳矣孰能礙之○案此節似缺盧注方言

至○案此節似缺盧注方言慙慙○案此節似缺盧注方言

也後漢書董卓傳敝腸狗態李賢四人相與游於世胥

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同游於世終年

為善巧佞辯諂之愚直質朴之婣斫慙駭之便辟折旋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

之微也同游於世終年不相謬○案文選左思吳都賦

謬即狡字據此怛頑戾強愐情露不隱之讓極也○釋文

極作極或作極極皆非是案方凌諱尋間語責四人相

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本無而字不相曉悟自以

為才之得也各自以眠姪無精采詭諉之貌勇敢雄健

也怯疑懦弱不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

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各自以為適宜多偶和同之自

專獨任之秉權用勢之隻立孤介之四人相與游於世

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

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變詐巧辯愚拙佞直衆態

然矣今說者言受氣有厚薄故如此不同皆以為命者理不

其真易其慮變其身彼形骸自我而造也力其行移其

命此皆生生者之功美矣然則因形以辯命則力不如

則命因力以徵形○案盧注作魏魏成者俏成也魏魏

者幾欲之狀初非成也與張湛本不同成者俏成也魏魏

也俏者似也初非成也成而非成也故迷生於俏俏之

垂欲敗而不敗者似於敗而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

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人之所迷生於似者也不了也

然斯謂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

知也所謂明者了於性通於神力之所以生命之所以

須智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

揜目塞耳背坂面墮亦不墜仆也若能彼我無二心則

不能知命任理則全身遠害且免傾墜顛仆故曰死生

自命也貧窮自時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者

見舍靈俱暢自我而定謂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

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命知

安時德之大也時來不可俱命至不可却故曰安時其

而處順憂樂不能入迷生於肖似戚生於不知時焉其

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

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

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凡料天下之

者必為善料也而少智不料亦得半矣有何異也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

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假使

苦志料得其半則不如無料而全其生勞思慮者不知

命無所料者不知力不知力者乃近於道矣故去彼取

此而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

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案釋文去此國而死乎使古

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案張湛本作艾晏子

本作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

得而食駑馬稜○案釋文當作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

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

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

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犬公桓公將常守之矣

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

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

行假念死乎死而復生者人咸歸於釋論道書與儒教

笠而立乎畎畝之中者則死生之理灼然可詳矣是知力以成命成命而後生則生之功可見矣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農工商各趣利而逐勢者力所爲也水旱成敗否泰者力所不能成則委命以自安之是收其標榆而不損護也世

人皆以無可奈何乃推之於命耳不能力求者迷於似得者也東門吳善安於命者也非謂善於知命者也若生者有生是得夫所以迭處迭去也若知命者當委命而任力焉○案注標榆向未詳

列子卷六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廿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一葉

列子卷七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楊朱第七

夫君子殉名小人殉利唯名與利皆情之所溺俗人之所爭焉故體道之人也為善不近名不趨俗人之所競為惡不近刑不行俗人之所非違道以求名溺情以從欲俱失其中也故有道者不居焉此言似反學者多疑然則楊朱之篇亦何殊於盜跖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

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

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

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

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夫人之生世也唯名與利聖人以名利釣之則小人死於利君子死於名無有不至者也善惡雖殊俱有求也然而求名而遂者豈唯取富貴乃榮及子孫利無鄉黨矣雖苦身焦心勤於廉讓者志有所望而情有所忘俱失中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也

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實名之利薄也田氏之相齊也君

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

至今不絕偽名之利深也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

名者偽而已矣行實者無其名求名者無其實故不偽則利不彰也昔者堯舜偽

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

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

辯如此其省也偽者取名而無實真者實行而忘名堯舜之與夷齊炳然如此真偽之迹耳不

易察哉世人若不殉名利而失真則溺情慾而忘道矣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殉名者稀從慾者衆雖有智者亦無可奈何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蓋俱失中也

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

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

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迫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

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

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案釋文一本作厭古厭厭壓三字

通說文無饜字於甘部狀字下訓饜也從甘从狀是狀為饜本字足聲色不可常翫聞

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

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順○案張湛本釋文皆作慎釋文云一本作

順古順慎二字通易履霜
堅冰蓋言順也順即慎
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

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桎何以異

哉舉俗之人咸以百年為一生之期而復晝夜哀苦之所減矣泰然稱情者無多時焉稱情之事不過稱聲

色美味而復以刑賞名教之所束縛不得肆其太古之情亦何以異乎囚繫桎梏者此皆滯情之言也

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

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觀○案張湛本作勸釋文一本作觀

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

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舉太古之人者適其中也夫有生有死者形也出生入死者神也知死生之暫來暫往也則不急急以求名知神明之不死不生也則不違

以為道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也娛身而已矣何用於名焉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嗜也適意而已矣

何懼於刑焉是以名譽年命非所料量楊朱曰萬物所

也娛身適意者動與道合非溺於情也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

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

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

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

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

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

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生者一身之報也死

貴賤生物之殊也故為異焉臭腐消滅死物之常也故

為同焉世人皆指形以為死生不知形外之有神神之

去也一無知耳故賢愚貴賤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能

也不自能則舍生之質未嘗不齊人皆知其所齊不知

其所以異且競當生不暇養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

所生故有道者不同於茲矣○案當作郵爾雅釋言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

之卸郵過也釋文音九下同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

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殉名之過實以至於此非所以

體真全道忘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

名證實者也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

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

者不殖固窮而不力求損於生者也貨殖而為命累於

苦其生樂道全身者也有道者不貨殖以逸其身不守窮以

真應物無滯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

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

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

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知相憐相捐之道為至矣皆人不能至焉何則相憐

在於贍濟乎生相捐在於無累乎形此為至當矣若生

不能贍之令安死則徒埋珠寶以眩名招寇盜以重傷

是失其宜矣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

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

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

所欲安姿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

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

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案釋文口與羶字同

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

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

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夷吾之才足以相霸王振頹綱而布奢淫之情足以忤將來敗風俗故夫子賞其才也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惡其失禮也則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就不知禮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極其嗜慾之志今有道者知其失焉然縱耳目之情窮聲色之欲者俗人之常心也故極而肆之以彰其惡耳非所以垂訓來世法則後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人者也

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文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

可唯所遇焉

俗人殉欲之志深送死之情薄薄則易為節深則難為情故厚其生則衆心之所喜

薄其死則羣情所易從列子乃因侈者以肆情因儉者以節禮故王孫之輩良吏謹之失其中道也

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既不由我矣則

任物以處之此世人謂死為無知者也若由我者肆情以樂之此世人謂順情為貴者也若然者堯舜周孔不足為俗人重桀紂盜跖可為後代師矣豈有道者所處也至人忘情聖人制禮情忘也則嗜慾不存矣何聲色之可耽耶禮制也則生死跡著矣何子產相鄭專國之焚露之可薄耶縱情之言皆失道也

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案釋文作漿醴一本作糟漿

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

之悔吝

○案張湛本作吝

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踈存亡之哀

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

皆擇稚齒媿者以盈之方其耽

○案張湛本作聃下同釋文云本又作妣

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

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媿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

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

○案釋文作速本作造

鄧析

而謀之曰喬

○案張湛本作喬喬之省文

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

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喬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

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

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

禮義之尊乎

喻以性命誘以禮義者欲止其貪逸之情皆其軒冕之位此皆世俗名利之要歸也

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

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

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

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

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

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

○案釋文作跨下同

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

盡一生之歡

○案張湛本作觀

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

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

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案釋文辭一本作偽辭

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

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

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

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

○案釋文作性然無以應之殉情耽慾之人詭辭邪辯足以塞

足以飾非少卯之辭足以惑眾雖不屈於一時亦鼓倡

於當代故夫子屈盜跖之說子產困於朝穆之言不足

多悔也而惑者以為列子叙之以暢其情張湛注之

以為達其理斯乃鄙俗之常好豈道流之雅術乎

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

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夫當才而賞之擇德

而不肖者退矣任必以才善人之道亨通矣退必不肖

之治當矣彼二子酣酒而愛色禮義所不修不因其兄

之勢以干時縱心嗜慾而不悔此誠真人也而乃欲矯

其跡為其心取祿位以私之是國偶然有以理非子之

至公也豈得為智乎此言真者非真聖之人乃真不

才之人○案注為其心為偽古字通荀子性惡篇楊倞

注偽為也矯也凡非天性而人為之者謂之偽故為

字人傍為亦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

會意字也

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

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

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

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

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
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步也賓客在庭者日
百往庖○案釋文作庖厨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
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
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
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
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
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
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
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

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
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
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
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
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
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
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
於久生則踐○案釋文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
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
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

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
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
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
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
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
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
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
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
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
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

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
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
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
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
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
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
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
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鯁○案釋文治
一本作駭
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
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

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困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

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玉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

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

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

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
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
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
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
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
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蹇急○案釋文云音
謂筋節急也或作蹇蹇上音權下區位反蹇醜筋急貌
竊謂釋文音啜者蹇字音啜也蹇當作蹇蹇癸聲故音
區位反若蹇字則當音之春反矣玉篇蹇蹇醜兒蹇从
月蹇聲蹇从月卷聲蹇卷聲之轉也淮南子修務訓作
蹇蹇高誘注蹇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蹇讀蹇讀蹇是
區位反之明證爾雅其萌蹇郭音繾繾是蹇即蹇字之
明證蹇張湛本作蹇淮南子一朝處以柔毛緜幕薦以
作蹇从山从口皆非當从月

梁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
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
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賡僅以過冬
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奧室繇繡狐
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
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
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
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揚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
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
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

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自衛端木叔者以下
盧注缺佚無從補正

列子卷七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二葉

列子卷八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說符第八

此篇去未明本約形辯神立事以顯真因名以求實然後知徇情之失道從欲以喪真故知道者不失其自時任能者不必遠害○案注中自字疑衍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夫影由形立曲直在於

於形生形由神存真偽在於神用若見影而形辯知其本因其著而識其微

然後能常處先矣

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響之因聲聲善則響美名之因實實善則名真故名者聲之響身者神之影也聲出而響和行習而神隨故聖人聞響以知聲也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見行而知道也

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玉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

禮度在於身稽考在於人若影之應乎形響之應乎聲湯武桀紂其迹可稽也其度可明也愛惡之心不可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不慎也

○案釋文一本作衢一本作術據注則盧本作衢也

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稽度之事

可明而不為道者譬行不由門戶與街衢耳欲以求利身於天下者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

猶人二字疑有脫誤

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考其行稽其迹自

猶人存亡廢興粲然可明若不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無乏

謂之富非謂求利之富也若重利輕道桀紂所以亡也

雞犬禽獸不知仁義爭食恃力不知其他行此則危辱及身欲人之尊已豈可得矣此謂因名求實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

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闕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

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闕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

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

所以然不知所以中者非善之善者也得之於手應之

於心命中而中者斯得矣得而守之是謂之道

也能知其道非獨射焉為國為身亦皆如是也善知射

者不貴其中貴其所以必中也善知理國理身者亦不

貴其存貴其所以必存故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

賢愚理亂可知者有道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

未可以語道也故不斑白語道失○案釋文為句而况

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

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

於知賢而不在自賢俗之所恃者色與力也恃色則驕

怠之心厚恃力則奮擊之志多不

可以語其道也色力衰者為斑白白首聞道猶不能得

况能行之乎故守卑弱者道必親之自強奮者人不肯

告人不肯告寧有輔佐者乎賢者任於人故窮年而神

不衰盡智而心不亂以此理國者知賢而任之則賢才

為之用自賢而宋人有為其君以玉○案淮南子作象

無輔則失人矣高誘注象牙也

列子卷八

三

石研齋

列子卷八

三

石研齋

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

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

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

色君遇○案釋文一本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

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

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

卒民果作難○案釋文一本而殺子陽夫食人之祿憂人之

言而賜之若罪我也亦因人之言而責我也吾所貴夫

知我者真悟道之士也及子陽難作而不見害此真所

謂不為外物之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

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案張湛為諸公子之

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

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

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謂○案張湛本作請釋進趣

○案張湛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

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

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

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

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

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

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

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案釋文一足使若本無不字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案張湛本作君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學仁義之道善韜畧之能文武雖殊同歸於才行之用必因智之適時智者道之用任智則非道矣夫投必中隙抵必適時應變無方皆為智也故適時者無窘才明道者無乏智智若不足也雖文若孔丘武若呂尚不免乎窮困也孟氏既悟故曰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

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貪於得而不

俗人之常情也故嗜欲無窮而真道日喪矣所以貴夫知道者內守其道而不失外用於物而不遺世人則不

然矣外貪欲色他婦是悅也內失於道者而已晉國苦

妻見招矣○案注中得有所守得字疑是衍文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

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

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

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

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案釋文作殘之晉侯

聞而大駭○案釋文作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

聞而大駭○案釋文作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

死矣然取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教者跡也衆人所以履而行焉化者道也衆人所以日用而心伏心伏則有恥跡明則教成舉賢任才盜斯奔矣或問曰莊子云聖人生而大盜起此云舉賢任才而羣盜去何謂邪答曰求虛名而喪其實者大盜斯起矣得其實而去爲名者羣盜斯去矣故舉賢而任才者求名也用隨會者得實也理不相違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何疑之有耶懸水三十仞園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園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

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夫忠者同於物信者無所疑同而不疑不私其己故能入而復出也然則同而不疑不私其己知道矣夫黃帝篇中已有此章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微言者密言也今人不能知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出奔鄭白公欲亂故孔子不應耳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投水喻跡不可見以水投水喻合不可隱也味白公曰

者分溜澠不可合也唯神契理會然後得也

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

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夫情生而事彰味殊而可嘗唯神之無方知言之謂者

神會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

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魚在於水爭之者濡獸走於野逐之者趨非樂

之也其勢使然也故至言者不在言至為者無所為白也淺智逐末常失其理道之所行物無不當者矣

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忽而非理死以快意趙襄子使下愚之所以亂常也

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案張湛本無來字

謂之捷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

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

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

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能

累行而以強力下二城夫物盛必衰不亡何待耶故貪不以忻賢者所以懼知苟得之所以懼也然後能積其

德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

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

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

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矜功伐能所以

所以昌也賢者以此福及後代道者以此澤被舍生此之謂持勝持勝者持此誠慎勝彼強梁唯有道者所能

也孔子之勁能拓○案釋文一本作招李善文選吳國都賦注招與翹同淮南子亦作招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

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夫子之力能舉關墨子之善能制敵不以力謀

顯而所以道德聞者善此持勝以彊為弱也夫藝成者必為人所侵好勝者必遇於彊敵唯道德仁義者可以役

物而興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

化者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

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

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

迓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

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

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

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夫仁者愛人義者濟物三世不

息其於積善深矣若有其才則招祿無其才則致福此

餘慶之所鍾也吉祥之應為善之徵克全其生而獲其

利積行之報也宋有蘭○案釋文史記應劭注子者以技

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蹠

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

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

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

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

月乃放夫積仁義以守道者福可全也恃力技以僥倖

不常祿也列子兩舉其事以彰德行之為益耳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故證云據注臣之下脫姓字象
按子姓已見向詞注為彼釋
中實增一姓字仍據上文非
據注也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
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案釋文一本作徹臣之子皆下
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
○案釋文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案淮南子作堙比○案張
文皆作此釋文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案釋文
云一本作此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
也子姓者子弟○案釋文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
之同姓者也○案釋文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
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
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
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
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臯之相馬相其神不相其形也形者常人之所辯也伯
樂歎其忘形而得神用心一至於此自以為不及臯之
無數倍也故穆公以為能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忘其
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
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
果天下之馬也○案釋文夫形質者萬物之著也神氣者無象之
也終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終年運之而不用無象者形物
養之者道之主也臯之見乎所見者以神也契其神者
而貴於馬也代人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
皆不知所貴矣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
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
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
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

對以末楚王曰善損物以厚生小人之常情也損生以利物好名之詭行也安社稷者後其

身也善理身者國自理之矣君者國之主神者形之主理國在乎安君理身在乎安神神安則道崇道崇則國

之神功故不敢以末對狐工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

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

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

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

於三怨可乎夫心益下者道之用也施益博者德之用也

者主恩惠也向之三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

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

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

機字巨衣切又居希切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畿畿祥也○案今本淮南子吳作荆畿作機說文解字畿字下

引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畿畿乃畿字之誤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

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人所爭者有力必取之利之薄者人所不用焉不爭之物則久有其利必爭之物則不能常保人知利厚而共

爭不知長有而利深故嗜慾者必爭之地也全道者長久之方也善於道者觸類而長之何適而非道牛

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

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

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

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困○案釋文往見趙君

以我為事必困我為句又云一本云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困與今本同張湛本便字作使字我不知

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
 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果遇
 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
 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宏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
 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傍害其黨四五人焉夫知時應
理者事至
 而不惑時來而不失動契其真運合於變矣若見名示
 跡不適其時則無往不敗也牛缺不知時其弟亦過分
 亦猶孟氏之二子出於文武哉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
矯名過當者未嘗不如此也
 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
 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
 掄魚○案釋文云掄字真經本或作魚六博經作鯪比
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今本

掄魚是多一字也據義用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
鯪不用魚用魚不用鯪

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
 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

謹○案釋文音僅勇也准南子作務高誘注勢也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

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

○案釋文作精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前章言學仁義三代以
致祥此章言積驕奢一

朝以招禍行之不著飛災所鍾禍福
無門惟人所召此之雙舉誠之深焉東方有人焉曰爰

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且見而下壺餐

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

父之人且也爰旌目曰譖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案張
湛本釋

文皆作食音嗣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

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

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求名失實

其爰旌目之謂乎有道者不然矣使盜者變其心成乎

仁也身行其道入沐其化君子濟危食之兩全也歐則

雙失又喀喀而柱厲叔事莒敖公自○案釋文自為不

吐偽愚也哉○案釋文一本夏曰則食菱菱○案釋

知已者居海上○案釋文一本夏曰則食菱菱○案釋

作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

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

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案

作今死而弗死一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

本無而弗死三字

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

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案釋其身者也終

不知已也乃死其身以明彼之不知已豈有道者所楊

處乎名之累愚多若是矣與夫全生寶道者遠矣

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

請○案張湛注請當作情釋文音精一本音是故賢者

慎所出唯請者若自召之也禍福之來若影與響耳故

棄禮法放情任己以為達生以仁義為桎梏以屋宅為

禪禱忽彼報應人事不修故嵇康之徒死亡而不暇嗣

宗之輩世疾如仇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

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

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

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

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羊以喻神守神不羊而奔波岐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為無喪失為道也一失其無得而為無待也多方於仁義者亦若是矣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夫守真歸可馴若失道變常一則海鷗則家犬生怖矣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

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

慎為善求名之善人所必爭故曰為善無近名者不與人爭利也行人之所不能行而不伐者慎為善也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

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

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

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

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

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

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

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

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

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或人有非術者云徒能說虛詞以辯

理未有自能行而證之者故疑其所言以為不實耳故此章言有知之者有能知而未能行者有能行而不知

者然則知而不知者有能知而不知者有能行而不知者然則知而不知者有能知而不知者有能行而不知者

差別矣况聞斯行諸因知而獲悟者豈不賢於不知言者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

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

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

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夫人知所以善者皆事之

末也若理其本則眾所不能知而功倍於理末者皆若此也故小慈是大慈之賊耳名教之跡理其末也大道

之功理其本也眾人皆觀其小而不識齊田氏祖於庭其大者焉故畧舉放鳩以明此大旨也

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製造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嚼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夫食肉之類更相吞噉滅天理也豈天意乎鮑子之言得理之當也嘗有俗士言伏羲為網罟燧人熟肉而食彼二皇者皆聖人也聖人與虎食肉何遠耶釋氏之經非中國聖人約人為教利人而已矣釋氏是六通聖人約識為教通利有情焉今列子之書乃齊有貧者常乞復宣明此指則大道之教未嘗不同也

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

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

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士有

折支舐痔而取進用者亦求衣食也役於賤醫之門者亦求衣食也獲多利則以為榮獲少利則以為恥代人

亦孰知榮恥之實者乎○案折支即折枝孟子為長者折枝趙岐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技也宋人

○案釋文一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本無人字

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舉俗之人迷於空名失於真

齒之數以待富焉亦猶不恥乞匄於市而恥受役於人矣亦何異乎人間逃奴棄其主而別事於人執勞不異也而自以為不繫屬於人隨妄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

情而失實義其類皆如是矣

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

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勸之伐樹公言也請以為薪

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之謂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

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

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案張湛本作相釋文胡沒切古掘字一本作相非又案

亦作掘呂氏春秋其谷而得○案張湛本有其字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

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事有疑似而招禍者多矣自飛鳶墜鼠皆疑似成患唯積

德守道無情不私者乃能無患焉故失鈇疑鄰其事一也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

杖策鍛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

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埒頭抵植木

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

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

攫人之金何○案釋文何字下有故字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

金張湛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曰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聽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

心有所存形有所忘皆若此者也此章言嗜慾不可縱喪身滅性之大也今以喪其身之物意欲厚其身也若

能無其身復何用金為所言無身非謂滅身也蓋不厚而已矣

列子卷八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六葉

列子盧注攷證

敘論

竊懷智此

智此作知北莊
子有知北遊篇

天瑞篇第一

能生此生者謂之形神

形字

種之類也

種字上
有幾字

求之不

跋跋作
獲

黃帝篇第二

不知所生

所字下
落以字

傷生而知死也

知作

不想能於千載

能字上疑
有矜字

輕死以尊敬

死作
先

周穆王篇第三

無制於有

當作有制於無

何光景之能有

光景上脫音響二字

人以為虛

者同呼為幻夢行人以為夢為實者同呼為真人

以為虛者上

增人以為虛四字損之又損之

下之所歸於本而不之

識故偽薄者是人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

是人得之四字在所歸於

本上焉字

仲尼篇第四

汝知物知物之變遷

知物二字重出斯為至矣

至字上夫任羣

才以為理因眾物以為用使雞犬牛馬咸得其宜士農

工商各安其位者唯有道者能之耳豈汝曹自致耶汝

徒見其末而不識其本欲以螳螂之臂而拒車轍者是

不知量也鄧析理折而耻見其徒故目之而去也

此注原本

為張湛注在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下

今案張湛注本無此文疑是盧注錯簡眾人所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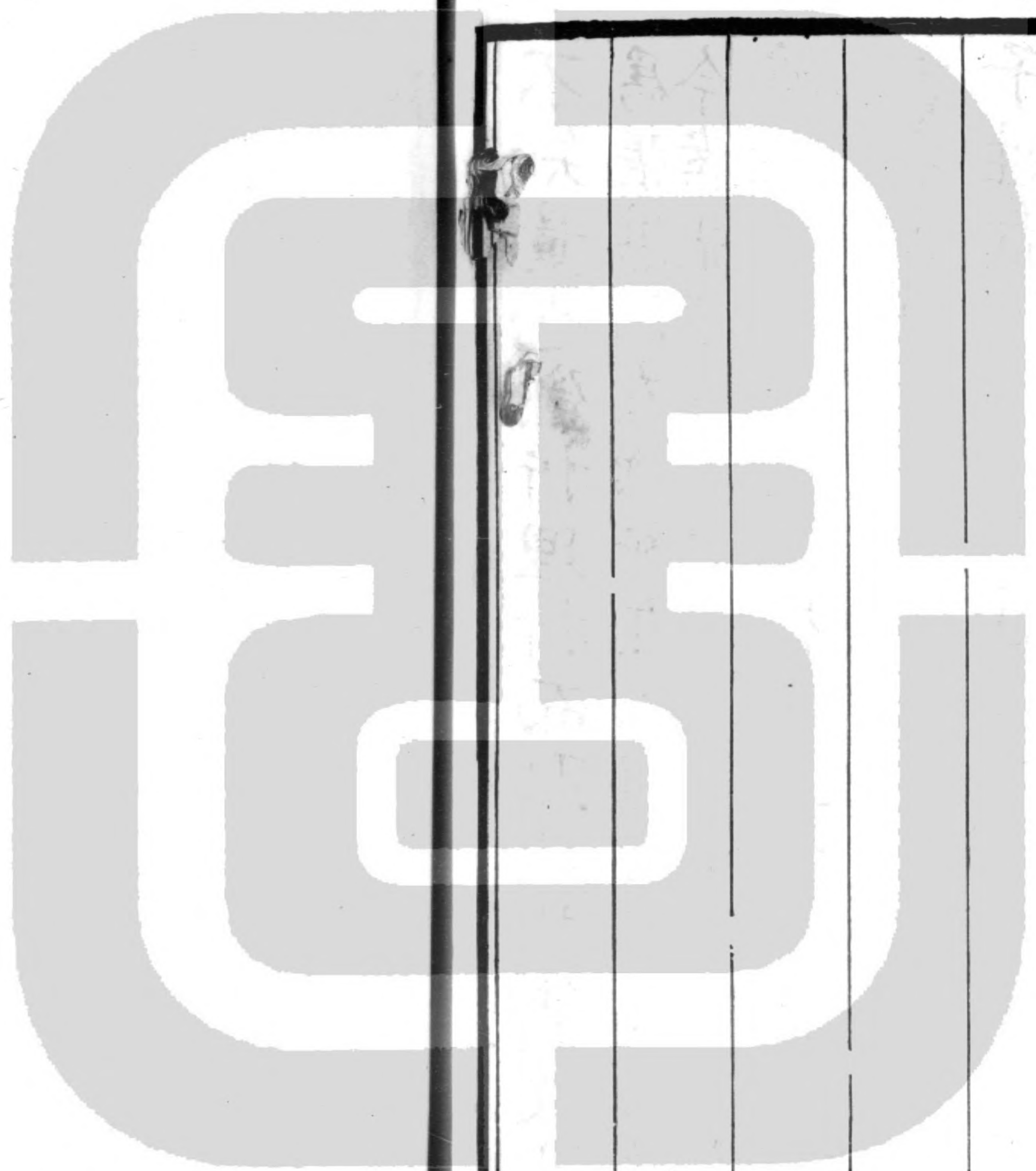
為者窺字上豈不猶負其能

猶字下有愈於二字

說符篇第八

子姓者子弟之同姓者也

据注上文臣之子下脫姓字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